

从文学到音乐,两部《大地之歌》完成穿越时空的唐诗对话

全球唯一2021“马勒年”新录DG唱片,上交录制完成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交响乐团将与世界知名古典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G)全球发行第二张唱片,这张刚刚完成录音尚未命名的唱片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张为2021“马勒年”新录的DG唱片。上交2018年成为中国首支签约DG全球发行唱片的交响乐团,并于去年发行第一张黄标唱片《门道》。

新唱片曲目包含马勒的《大地之歌》和中国作曲家叶小纲的《大地之歌》,两部同名作品灵感都来自唐代诗歌。这两位作曲家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创作,用音乐诉说他们对生命的顿悟和感言,也借由这张唱片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音乐总监余隆执棒,男高音布莱恩·杰德、曾获格莱美奖的女中音米歇尔·德扬加盟马勒《大地之歌》,而叶小纲《大地之歌》则由男中音沈洋和女高音张立萍参与录制。

“在美国我们已经停止演出很久了,而马勒是我熟悉的作曲家,所以当收到上海交响乐团邀请时,非常兴奋!哪怕来上海要隔离两周、国际出行十分困难,我还是来了。”正如米歇尔·德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在全球古典音乐行业受到冲击的2020年,来自世界的艺术家们用音乐在上海实现交流、温暖彼此,充满了意义。



上海交响乐团近日录制完成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发行唱片,四位外国音乐工作者远渡重洋加入其中。(上交供图)

录制“上海声音”,中外音乐人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受到疫情影响,这张唱片的录制从前期筹备到上海交响乐团在上交音乐厅奏响可谓一波三折。为了保证唱片质量,上海交响乐团想方设法说服了著名指挥家阿巴多在DG的“御用”录音师克里斯托弗·阿尔德亲临上海参与录音,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往

返国内外要隔离共计28天。经历了演出人员因隔离时长最终更换、机票几次取消等困难,两位歌唱家和两位录音师最终顺利抵达上海,并且与余隆执棒下的“上海声音”圆满完成唱片录制。唱片录制杀青当晚,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激动地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其中一条写着:“历时数月,在各方帮助下,完成了人员的集结。最后一个音结束,大家从心底里爆发掌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从国内到国外,感谢所有乐队成员、歌唱

家,感谢所有乐团团队,感谢为了这一周工作隔离两周的录音师、艺术家……我们再一次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等待这张珍贵的唱片明年全球发行,里面有太多人的功劳和力量。”

从李白、马勒到叶小纲,两部同名作品跨越时空中西对话

作曲家马勒用德国诗人贝特格《中国

笛》中翻译的唐诗为题材创作了《大地之歌》,其中唱词直接用了李白、钱起、孟浩然的六首唐诗,于1911年在德国慕尼黑首演。2005年,作曲家叶小纲在余隆提议下,同样以这六首唐诗为题材创作了相对应的中国版《大地之歌》。

“当时余隆总监在国外巡演,想带一部中国作品走出去,就想到引用了唐诗的马勒《大地之歌》。不过马勒采用的唐诗是几经翻译的版本,跟原诗已相去甚远,因此我建议我创作一部属于中

国作曲家的《大地之歌》,让西方听众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叶小纲告诉记者,“我的作品中有些听起来很‘中国’的声音,其实都是西方乐器发出来的,希望它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代音乐发展水平的一面镜子。”

“把出自一中西两位作曲家之手的《大地之歌》放在同一张唱片中比较非常有趣。如果马勒的音乐是油画,那么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往往就是水墨画,他们的音乐色彩非常不同。通过这两首曲子,听众可以感受中国人和欧洲人对同一件事物的不同思索和表达。比如在第一个乐章和最后一个乐章,处理同样的诗歌文本,马勒的情绪表达就很直接,而中国曲目则相对含蓄。”余隆相信,新唱片将引发全球乐迷关于文化交流与理解的讨论和对话。

男高音布莱恩·杰德难掩第一次在上海演唱马勒《大地之歌》的激动心情。“由于疫情关系,全世界很多音乐会都取消了。而我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为这首曲子做了精心准备,还专门买了中古曲谱、进行了专门的声乐训练、做了很多笔记……”女中音米歇尔·德扬也表示,马勒对不同地区的文化融合很着迷,而她另一首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大地之歌》也满怀期待。“中国的诗歌表达了个体在生活中的不同经历、所遇到的喜悦和痛苦,还有情绪和自然的结合,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文化视点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当多媒体文博展成为新蓝海,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故宫里的神兽世界——多媒体综合展”登陆西岸艺岛,“新文创”能多大程度激活传统文化值得思考

故宫御制打翻了清代御制《兽谱》,封印失衡,神兽四散。循着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展开的一幕幕幻境,人们跟随神兽白泽,找寻它失踪的小伙伴,开启了一场补充《兽谱》的旅程……由故宫博物院官方出品的“故宫里的神兽世界——多媒体综合展”,近日登陆上海文化艺术新地标——西岸艺岛,以创新的观展体验让人大开眼界。

多媒体语言、虚拟技术与互动体验构成了这个展览,这些都是基于精选自《兽谱》中古代神兽的数字“再创作”。以高科技手段“推送”到人们面前的,有古人想象中的神兽世界,更蕴涵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业内看来,不动用文物本身、单纯以多媒体技术讲述中国传统的一类文博展,正在形成一种“新文创”。它究竟能从多大程度激活传统文化,还能如何优化人们对于文物背后价值的获得感,值得业内思考。

乾隆御制《兽谱》“转译”而来的展览,文化容量有多大

此次“神兽”展创新的观展体验,表面上看得益于沉浸交互、数字艺术等新兴技术营造的身临其境般的场景。而在业内看来,其更具价值的部分在于,它将核心文物——故宫博物院所藏《兽谱》,深度发掘成了一个有剧情推进的故事,技术与内容相得益彰,传递历史文化知识,也传递中国传统价值观。

成为展览原点的《兽谱》,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动物志,分六册总计绘制180幅不同的瑞兽、异兽、神兽以及普通动物画像,历时11载编纂、宫廷画师余省和张为邦执笔绘画,既体现出中国古代动物学与神话学的特色,又洋溢着东西方艺术相互影响的美学。而围绕“寻找《兽谱》里消失的小伙伴”这一主题,展览设计了11大核心展区、12道解锁关卡,自然元

素、神兽信息以及相关的天文、地理、医药、志怪文学等传统文化知识等都蕴藏在形形色色的互动闯关体验中。现场配套了一个小程序“扫一扫获取神兽线索”,随时透底剧情,揭秘知识,吸引人们一探究竟。

根据记者的体验,整个观展过程不仅好玩,而且埋了很多知识彩蛋。比如吉祥、混沌、饕餮这些熟悉的词汇都来自神兽,而貔貅、屏翳、狡狴这样的生僻词则是神兽之名。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吕维敏曾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多年。她这样向记者解释自己的策展理念:“在我们的传统中,神兽和隐士之间是存在某种关联的。它处于半隐状态,可入世,也可出世,用与世不争的方式与人类和谐相处。中国人将神兽视为认识自然的媒介,他们的神兽观念其实也是自然观念,一种彼此尊重、互相理解的和谐观念。这正是展览最想传递给观众的。”

文博展不能满足于“让文物动起来,让观众嗨起来”

记者注意到,以数字化形式结合创意互动玩法“打开”文物国宝,最近一两年正在形成一股展览潮流。比如去年登陆上海豫园的“故宫里的海洋世界”展览,“复活”了乾隆枕边书《海错图》里神奇的海洋生物世界,让人倍感新奇。

在业内人士和学界专家看来,运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公众参与、情感连通,对于文博展的必要程度更甚于一般的美术展。艺术学博士、上海大学青年教师黄一迁经

常逛博物馆,她发现,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陶罐、瓷器等文物尽管价值斐然,但大多数人在观赏时往往感觉晦涩。除了实物本身,很多时候与公众的联系就只有说明牌上的三行文字,分别是名称、年代和来源地。在她看来,文博展需要贴合公共教育,实现文物、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往往会在公众亲身参与之后更加入人心,而多媒体正是实现公众参与的有效手段,尤其在吸引年轻人亲近中华文化瑰宝方面独具优势。

毫无疑问,多媒体文博展的前景是一片蓝海。但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这样一类展览若想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公共教育之义,门槛其实很高。在此次策展过程中,吕维敏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它或许并不取决于技术有多炫,互动有多强,而在于对于文物的阐释空间边界有多广、深度有多大,有没有表现出其背后的价值。它也不仅仅是让文物动起来,让观众嗨起来,而更需要与观众产生情感、思想上的交流互动,开启他们对文物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吴萌有过多次考察国内外同类展览的经历,在她看来,考量多媒体文博展的标准,与考量传统文博展其实是一样的——从内容看,都需要看有没有表达出博物馆或文物的精神文化内核;而外在呈现上,则需要看看在美感方面有没有达到文博机构的品位、水准与特色。内外匹配,文质兼备,才能彬彬然。“文化不能只是多媒体文博展的一张皮,否则这样的展览就变成了另一种科技展或者当代艺术展,甚至可能变成游乐场。”好的多媒体文博展,最终都应该指向博物馆,指向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物本身。



清代御制《兽谱》中的一页(麒麟)。

制图:冯晓瑜



今年亮相首都博物馆的“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现场。 “故宫里的神兽世界——多媒体综合展”现场展示的“神奇的画屏”。



见义勇为的上海05后少年现身《石库门的笑声》,“救人那一刻,我没有犹豫”

(上接第一版)

这个大男孩,真的“什么都会一点”。兴趣爱好广泛的盛晓涵,爱看医学书籍,对京剧、相声、滑稽戏、脱口秀也都很感兴趣,虽然他平时学业繁重,很少有机会走进剧场。

“今天第一次有机会现场看滑稽戏,但很多‘上海老眼’都接得上,毕竟我是上海小囡嘛。”从小就喜欢看《老娘舅》的他,终于有机会与“阿德哥”面对面了。从上海话的“谐音”侃到“石库门”,从上海的“四大文

豪”聊到“四大金刚”……“笑星”毛猛达和沈荣海的表演,令少年笑得合不拢嘴。中场休息时,这个率真又可爱的

男生被观众团团围住,邀请他合影留念。“我为我们这座城市有这样的英雄感到骄傲自豪!”在医药行业工作的徐先生激动地告诉记者。这位英雄少年并不想出名,这几天已经谢绝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件普通人做的普通事。

“我们都要向你学习!”毛猛达说。“我只是做了一个上海人应该做的。我相信,其他人遇到同样的情况,也都会这么做的。”盛晓涵说。

28个项目获产学研合作优秀奖

(上接第一版)

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奖项目奖创设于2009年,旨在表彰产学研合作表现突出的上海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鼓励更多产学研单位通过多方深度融合,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此次评选中,涉及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8个项目获奖。其中,超高层摆式电涡流调谐质量阻尼器的研发及应用、三代核电蒸汽发生器关键检测技术研究及系统开发两个项目获得特等奖。

本次活动由上海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市科协共同主办。上海产学研合作优秀奖项目奖创设以来,累计评出各类奖项100多项,有力促进了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本市一批产学研合作意识强、合作紧密、成果丰硕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获得社会认可。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出席。

“短视频第一股”蕴藏上海在线新经济发力点

(上接第一版)

引入基石投资者,成长性受市场青睐

从昨天的首日股价走势来看,云想科技颇受资本市场的追捧:以6.98港元开盘后一路上扬,一度大涨超30%。截至收盘,该股收报在8.12港元,涨幅为16.33%,总市值接近65亿港元。事实上,云想科技此次新股认购情

况就十分不错。根据公司公布的招股情况,此次发行约2亿股股份,另有15%的超额配股权,每股定价6.98港元,每手1000股,一手中中签率10%。值得一提的是,云想科技的国际发售认购倍数为6.37倍,公开发售认购倍数为114.45倍。

根据招股书显示,云想科技还引入了6名基石投资者,包括太平洋资产管理、小苗基金、Green Better及SensePower Management等。其中,

做大朋友圈,让更多企业脱颖而出

“云想科技是短视频新概念领域的瞪羚企业,成立至今,发展速度快,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闵行区副区长吴

斌表示,此次云想科技成为闵行第33家上市企业,也是闵行第一家上市的短视频公司,更是短视频行业里第一家上市公司。多个“新”和“一”标志着公司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给闵行区产业发展增加了新元素、新动能。

当前,上海把在线新经济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全力支持新生代互联网企业发展壮大,而短视频产业正是其中一大重要发力点。同样在昨天,上海国际短视频中

心在嘉定区落成启用,将建设内容制造、视频技术、直播场景等“一站式”直播基础设施,吸引和集聚国内优质直播电商平台、直播经纪公司、电商服务机构入驻,借助短视频和直播的新方式、新思维、新渠道,集聚行业优质企业,带动产业链发展,形成互联网经济新生态圈,致力于打造全国规模最大、投入最多、功能最完善、头部客户最需要、产业生态最丰富的直播和短视频园区。

筑巢引凤、做大朋友圈,越来越多的在线新经济领域代表企业将在上海脱颖而出、借势起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